

春天系列
纯爱小说

魔咒美人的奢望

绿光
著



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

春天

系列

纯爱小说

绿光

著



魔咒美人的奢望

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魔咒美人的奢望 / 绿光著. — 南昌 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 2012.5

(春天系列纯爱小说)

ISBN 978-7-5391-7669-7

I. ①魔… II. ①绿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65863号

魔咒美人的奢望

绿光 / 著

责任编辑 张 宇 敖登格日乐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
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889mm × 1194mm 1/32

印 张 6.5

字 数 13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7669-7

定 价 15.00元

赣版权登字—04—2012—146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-86524997

篷顶交错玄黄两色流苏的马车，在天水城城西的巷弄里平稳驶着，最后在一座大宅前停下。

“爷，到了。”负责驾马车的范姜家总管姚望，噙笑的娃娃脸让人看不出他已届而立之年。

马车内，被唤作“爷”的男人缓缓掀帘下车。

他穿着月牙白交领锦袍，衬托得高大颀长的身形不过分魁梧，却也不像时下文人那般文弱。他长发束环，扬眉抬眼之间显得霸气，唇角微勾时，笑意狂放不羁，让五官更显立体夺目。

姚望走到宅前，还没开口说什么，门房已哈腰上前领着两人入内。

宅院里，有天然溪流穿过。溪面上，衔桥搭亭，蜿蜒九曲，直通主屋。

桥上、亭内，甚至是在溪边廊下，皆有不少姑娘家失神地瞅着男人俊美如神祇般的身影，然而他却像是早习惯了他



人的注目，视若无睹地经过，走向主屋。

今天是宅院主人陆九渊的六十大寿，晌午过后，宾客络绎不绝，其中不乏与范姜家有生意往来的商贾。

“魁爷。”

范姜魁犹如一个发光体，一出现在主屋大厅便吸引所有人的目光，朝他走来。

范姜魁见状，只能无奈地寒暄应付，“怎么没瞧见陆大师？”

称呼陆九渊为大师，是因为陆九渊曾经是宫廷乐师，老人家告老还乡后，专门教导一些名门闺秀和附近孩童演奏各式丝竹，是以今天陆宅里的姑娘家不少，该全是陆九渊的学生。

而他之所以与陆九渊结缘，则是因为他奶奶极喜爱陆九渊吹奏的青笛，每逢范姜家一月一次的家宴，总会邀请陆九渊前去一趟吹奏，所以这会陆九渊六十大寿，奶奶才会要他备礼前来。

“听说有人送了陆大师一把极为罕见的琴，陆大师此刻正在内堂赏琴，一时半刻是不会出来的。”有人回答他。

“哦？”范姜魁微扬起眉。

陆九渊为人厚道谦恭，所以官商关系向来不差，今天大寿，送礼的人自然是不少。他不想等，可是奶奶的命令他又不能违逆，但眼见又有不少人朝自个儿走来，猜想又是为了生意，于是——

“姚望，挡一下。”他淡声道，随即起身离开。

“爷，没问题，交给我。”

范姜魁从左侧的门离去，瞥见姑娘们大胆又羞涩的注目，微笑相应，就见众女娇羞得掩嘴又捂胸口，像是难以承载他散发出的无穷魅力。

他快步顺着长廊，朝后院而去。

没见到陆九渊，亲手把礼送到，他是走不了了，只能挑个安静的地方，让昨晚和账册挑灯夜战的自己好生休息。

如他猜想，宾客大抵都在前院，后院显得冷清，不会有人扰他。他走到傍溪的垂柳下，倚着柳树闭目养神。

范姜家为天水城首富，他身为范姜家的当家，自然成了众人青睐的焦点，然而，有时实在让他觉得烦闷。

生意场合交际应酬不可避免，但今天他不过是来送份礼，没兴趣和人打交道，只想讨份安静。

四月的风微凉带煦地吹拂，让他舒服地勾起唇，突地一阵清亮的哭声传来，让他猛地张眼。

那哭声像是孩童在哭闹，令他不禁皱眉，朝声音来源瞪去，只见溪的对岸不知何时出现三个孩童，在抢着一支竹笛。

他微恼，正想离开时，一位姑娘从右侧走到三个孩童之中，看举动像是要安抚他们。

距离不算太远，但因为她们站在长廊外，廊柱挡住他的视线，而他也无心理睬，只想赶紧离开。

当他一站起身，懒懒地回视对岸一眼，便见那位姑娘微弯着腰，一双小手捂着脸。



这动作让他微愕。这是怎么着？难不成她被闹哭了？她不是来安抚那三个孩童的吗？

不过，瞧那三个孩童一身锦衣，必定出自名门，脾性骄蛮，不容易被安抚，但……也不致安抚人不成反倒被弄哭吧？

他正疑惑着，却见那姑娘将捂脸的小手打开，做了个鬼脸，三个孩童见状不禁放声笑着，然后她重复着动作，每当捂着脸的手再打开，总是不同的鬼脸，极尽扮丑的鬼脸，逗得他也想笑了。

直到三个孩童全被逗得笑逐颜开，她才停住动作，不再扮丑的脸轻漾着柔情似水的笑，点亮那张绝世容颜。

范姜魁蓦地怔住了，一颗心狠狠地震颤着。

那姑娘有张妩媚的娇颜，不妖不艳，带着恬静高雅的气质，那琉璃般的水眸笑眯着，像是筛落人间的月华，静谧地在黑暗中展露风华。

他移不开眼，定定盯着那双柔煦的晶亮，直到那双眼的主人像是察觉有人注视，偏过头来，与他对上。

四目交接的当下，他不自觉地向前，像是多么渴望靠近她一样。

就见她怯生生地朝他微颌首，拉着三个孩童羞涩地转身离去。

“姑娘，姑娘！”范姜魁呼喊出声，想追上她，但不远处自家总管已经跑来。

“爷，陆大师出来见客了，爷要不要将老太君准备的

礼先送出？”注意到他难得慌张的神情，姚望疑惑地问，“爷，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“到前头去！”他喊着，已经拔腿绕过他。

越过溪，到这后院的小屋，他一定可以再见到她，对不？再不然，只要到主屋，她也必然会在那里，对不？

他拜访过陆九渊数回，知道陆宅里有几口人，他确定她并非陆宅的人，那么必定是上门祝贺的宾客，想知道她是谁，届时就能问清楚。

然而，这天他在陆宅待到曲终人散，却没再见到那姑娘。

莫名的，他的心怅然若失，像是遗失了什么还来不及得到的珍宝。



盛夏的季节，炎热却烧不进天水城里的任何角落。

只因天水城里有千百条溪流河川纵横，河上架桥雕饰精美，河岸垂柳浓绿成荫，再野烈的热风进了城，全都化为一抹清爽馨宁。

就连此刻高朋满座的悦来酒楼也感觉不到一丝酷热。



樊家新开张的酒楼，占地极广，有三条溪穿过前院的三栋楼，由东往西，楼名为千水楼、千鸟阁、千雾水榭，三栋楼高七层，相衔合抱，过了前院是中庭，三栋楼后皆有大片的石板广场，搭上彩楼，等着开戏。而楼与楼之间的溪流上则搭桥盖亭，光是一条溪上就横盖了数座桥亭，桥亭之间的距离不过一丈远。

桥亭则是采用出云王朝最新颖的建筑设计，亭的四面可以拉出隐藏式的木卷门为墙，而二楼则有宽敞的开放露台。

此刻——

“姚望，把木卷门拉上。”坐在某座桥亭里的范姜魁沉声道。

“是。”向来视主子为天的姚望，二话不说地动作。

“慢、慢、慢。”坐在范姜魁对面的樊入羲，手持折扇轻挥着，再看向范姜魁，“今儿个天气这么热，把木卷门拉上做什么？”

“我要试试这新款设计，是不是真如你说的那般好。”范姜魁一个眼神，姚望已经走到亭柱边。

“慢。”樊入羲再阻止，“你是怎么着？没瞧见咱们的左右桥亭上有不少姑娘家不住地朝咱们抛媚眼？”

木卷门要是拉上，热一点还无所谓，看不见美人才让人捶心肝好不好。

“就是瞧见了，才要隔绝。”范姜魁似笑非笑地道，“我和樊老板的喜好不同，对那种主动又大胆的姑娘，一点兴趣都没有。”

樊人羲才不在意他的调侃，眼角余光瞥见隔壁有姑娘搔首弄姿，不禁回以炽热的眼神，让姑娘们娇羞地发出惊呼，然而，造福了右方的姑娘们，也不能忘记左边的，所以他同样送了一个火热的眼神过去。

盯着忙碌散发他男人魅力的好友，范姜魁没劲地起身离座，姚望立刻忠心耿耿地跟上。

“喂，你要去哪？”樊人羲赶忙跟上他的脚步。

“让你方便，找些看顺眼的姑娘聊聊。”范姜魁话中带刺。

“姑娘家都是宝，每个都很顺眼，而且你知道我很公平的，给予她们的甜头都是公平的，绝对不会偏心。”随他走在杨柳岸，樊人羲忍不住看了眼溪面自己的倒影，微眯起眼，发现自己真的帅得好可怕，难怪那些姑娘一见到他就哇哇叫，真是罪过。

“你要不要干脆跳进去？”真受够了他自恋的德性。

今天要不是他樊家的悦来酒楼开张，他才不想来。

范姜家的产业遍布出云和邻国，他常常往来奔波，一得闲就只想要好生歇息，不想理睬那堆出身名门，却偏不懂何谓羞耻的姑娘们。

“你这是怎么着？认识我这么久了，我这么一点毛病，你还习惯不了？”樊人羲叹气，如玉白面却勾着笑，一双桃花眼直瞅着他，“怎么，找不到那位姑娘，真让你这般心烦意乱？”

他和范姜相识多年，两人可是天水城最炙手可热的单身



汉，城里的姑娘只要见着他们两个不会哇哇叫的，若不是眼睛有问题，那肯定是哑巴。

范姜魁皮笑肉不笑地看着他，“有人说自己是城里的包打听，结果，三个月过去了，却是半点进展都没有。”

那天在陆宅里巧遇的姑娘，至今依旧让他念念不忘。

就连在梦里，他都能瞧见她那恬静如月般的身影，看似朦胧，却又那么顽强地占据他的心房不走。

可惜，当时他问过陆家的人，却没人知道她是谁。

“我说魁爷，话不是这么说的。”樊入羲不禁苦着脸，猛摇着折扇，“你说，那姑娘梳着双髻，可城里很多姑娘都梳这种髻，你又说那姑娘穿着鹅黄色交领襦裙，还罩了件绣银边的对襟短帔，可这颜色款式满街都是啊！”

提供这样的鬼线索，要他怎么找？

范姜魁不由得眯眼瞪他，“我说了她的长相！”

“是呀，你形容她有一双又圆又亮的眼眸，像是琉璃般，还说她生得一张绝世容颜，有着恬柔的高雅气质，像月光般的柔美存在……”话落，他很正经地看着好友，“其实你是在找我的碴吧，你看见的是河中仙还是花中妖？这天底下有这种姑娘？”

“她……”范姜魁不禁语塞，不知道该如何用文字形容那姑娘给他的震撼。

也许真如好友所说，他瞧见的非人而是妖吧，要不都三个月了，怎么可能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？

跟在后头的姚望竖起耳朵，仔细听着两人的对话。

“我说你呀，怎么才见了一眼，就对那位姑娘如此念念不忘，你该不是爱上人家了吧？”樊人羲笑得很贼。

“爱？”范姜魁忍不住失笑，“光是对一个人念念不忘，就代表爱？”

“你自己说，你何时对一个人念念不忘了？”樊人羲没好气地横睨他一眼，“朱家的婉儿，你瞧也不瞧；胡家的花颖，你只会躲；昨天跟你介绍过的，隔天你就全忘光了。可那姑娘你不过见过一面，就惦记到现在。”

“那是因为她特别。”至少他没瞧过那种姑娘。

“多特别？她有三只眼睛、六条腿？”樊人羲发噱，“我再问你，你在找她，那找到她之后呢，你想做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”范姜魁被问倒了。

他还真没想过找到她之后要做什么，只是心底有一抹强烈的渴望，让他迫切地想再见她一面，想知道她是谁。

“不知道？那就是冲动嘛，为什么会冲动？那就是一见钟情了嘛！”樊人羲觉得好友是当局者迷，于是细细分析给他听。

“你相信一见钟情？”他哼了声。

一见钟情？他以为那是爱做梦的少女才会说的词。

“为什么不信，我爹跟我娘就是最好的例子啊。”樊人羲摇头晃脑地说，“听说，他们初次见面有如天雷勾动地火，一发不可收拾，而且当晚两人就……所以就有了我，然后就成亲了。”

“……原来如此。”范姜魁笑了。



不想将商场那一套带进生活里，他向来不与有生意往来的商贾建立私人的交情，人羲是唯一的特例，他们能够成为莫逆之交，除了人羲本身直来直往的个性，让他觉得交往没有负担外，另一个原因是人羲拥有一对让他羡慕的爹娘。

人羲的爹，和人羲是同个性子，而人羲的娘则颇具女中豪杰的气势，将他爹吃得死死的，是一对恩爱而有趣的夫妻，也是一对开明而慈爱的父母。

在他很小的时候，爹娘就双双病故，偌大的范姜府里，陪伴他的只有奶奶和下人，奶奶虽然疼他，但也待他十分严厉，只因他是范姜家唯一的继承人，所以他不曾享受过天伦之乐的滋味，也就分外羡慕人羲。

“要是你真爱上那位姑娘，等找到她，就赶紧定下吧，老太君会很开心的。”樊人羲语重心长地道。

范姜魁微扬起眉。奶奶会开心？可不是，奶奶一直在替他物色对象，明示暗示全让他给打太极打回去，因为他还不想成亲，不想连一处独处的幽静都被人给瓜分去。

不过，若是那位姑娘的话……

突地，一阵清脆的笛声像直入云霄般嘹亮，让他拉回思绪，这才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已站在千鸟阁后方的石板广场上。

广场上搭着彩楼，彩楼上正有几个姑娘在合奏乐曲，他懒懒望去，俊魅的瞳眸突地一亮——

“……人羲，那吹笛的姑娘是谁？”

在彩楼上演奏的乐器有数种，但他只听得见笛声。

那笛声清脆，徐如淙淙流水，疾如暴雨骤发，继而轻扬慢飘，如天上慵懒云朵，正随风流动，让周围的人听得如痴如醉。

那吹笛的姑娘，清透小脸上嵌着绝美的五官，柳眉黛浓，杏眼噙媚，微眯时又风情无限，而吸引住他的，是她那双笑眼。

姑娘家的笑脸俏皮淘气、妩媚勾魂，各具风华，但是像她这般，拥有一双会笑会说话的眼睛……他还是头一次遇见。

“她呀……”樊人羲看着他，发觉他的目光有所不同，心里一个打突，忙问，“不会是她吧！”

“就是她。”他哑声道。

他寻寻觅觅三个月没下落的姑娘，没想到这会就出现在他的面前。

“不要吧……”樊人羲不禁哀哀叫。

范姜魁横睨他一眼，“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她是哪家的千金，难不成我配不上她？”

虽说范姜家五代以来，始终和官字够不上边，但却是打破了富不过三代迷咒的京城首富，旗下产业包括了铁矿的开挖和冶炼，还有船宫、马车、作坊等等，尽管家中无人任官职，但却因为生意的关系和不少朝中重臣交好，甚至想将女儿嫁他。

“不，她的身份是比不上公主也比不上官家千金，但却是你没有办法得到的姑娘。”樊人羲再叹口气，要他悬



崖勒马。

也难怪范姜会在陆宅遇到她，毕竟她也是陆大师的学生，适逢师傅六十大寿，就算她平时足不出户，都由陆大师上文府教导，然而那一天，她总是要到陆宅拜寿的。

只能说缘分就是这么古怪，不该系上的，偏就那么造化弄人地兜在一块。

范姜魁扬起浓眉看他。“她到底是谁？”

“她是——”

樊人羲话未完，广场上响起阵阵掌声，范姜魁横眼看去，见众女已经一曲奏毕，袅袅婷婷起身，而他眼中只看到那抹倩影，她噙笑瞅着每个人，那眸色毫不惧生，态度落落大方。

那模样，与他初见她时相差甚远，不再是如月般的朦胧柔美，而是艳盛如阳，强烈而无法忽视的存在。

像把野火熊熊烧入他的心底，照亮他深埋而不自知的渴望。

“她的身份可能要让你失望了。”樊人羲指向那姑娘几步外的地方。

范姜魁睇去，竟瞧见在商场上向来与他王不见王的文世涛。

那个总是戴着单边眼罩，没有表情的男人，此刻竟噙着宠溺的笑，仿佛眸底只看得见那姑娘，再也容不下其他。

然后，那姑娘就在他的眼前，挽着文世涛离去，亲昵的举动令他错愕。

“文世涛什么时候成亲了？”他微恼道。

“啧，你又不是长年在外，会不知道世涛成亲了没有？”樊人羲叹气。

其实，他很可怜的，因为他不只是范姜的好友，亦是世涛的知己，偏偏这两人因为某些原因交恶，导致他这个和事老夹在中间好生为难。

“那她是……”

“她是世涛的妹妹，执秀。”



“秀儿，累吗？”文世涛带着妹妹来到其中一座桥亭休憩，避开人潮。

“不累。”文执秀笑眯了杏眸，“大哥，我竹笛吹得可好？”

“很好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你知道，大哥从来不骗你，况且有陆大师的调教，你会差到哪去？”他笑说着，一边替她斟上一杯茶，“喝点茶，瞧你流汗了。”

“谢谢大哥。”她笑嘻嘻的，身后的贴身丫环随即向



前替她拭汗，“静宁，不用了，我有手绢，这点小事我自个儿来。”

“你要是连这么一点小事都不让我做，那就让爷把我给辞了吧。”静宁垂下手，面无表情地道。

“胡说什么？”文执秀可怜兮兮地扁起嘴，把脸凑向她，“来吧，你喜欢擦就给你擦。”

她哪里舍得让大哥把静宁辞退。

静宁可是从小就陪在她身边，像是姐姐般存在的人，她不能想象没有她在身旁的日子。

“对，我可是很爱擦的，小姐千万别连这么点小事都跟我抢。”静宁轻柔地点上她饱满的额，瞧她总是苍白的脸微漾着红晕，不禁轻勾着笑意。

“你呀，我现在身子好多了，别再当我是病秧子了。”她不依地睨着她。

“前两天又是谁半夜发烧？”静宁淡声道，动作慢条斯理，就连说话也是不疾不徐，不见慵懒，倒有几分强硬，不知情的人瞧见，肯定搞不清楚谁是主子谁是丫环。

文执秀闻言，可怜兮兮地垂下脸，“我不是故意的。”

“这种事能故意吗？”静宁抬起她的脸，再慢声道。

她眉淡眼细，清雅的脸庞不笑时显得太冷情，然而勾笑时却又带着些许淘气。

文执秀拉拉她的衣袖，“辛苦你了，静宁。”

她的身子骨不比寻常人，有时会莫名其妙地发烧，甚至前一刻还好好的，后一刻人就昏厥了，正因为如此，她身边